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七卷 岳墳忠跡

西湖乃山水花柳遊賞之地，為何載一個千古不朽的忠勇大英雄於上？只因他生雖生在相州湯陰地方，往卻住在杭州按察司內，死卻死在大理獄風波亭上，葬卻葬在北山棲霞嶺下，故借他增西湖之雄。 你道這本英雄是誰？他姓岳，單諱一個人字，表字鵬舉。父母生他時節，夢見一個金甲紅袍，身長丈餘的將軍，走進門來，大聲道：「我是漢朝張翼德也，今暫到汝家。」說畢，即時分娩，父親因此就取名為飛。生不多時，忽值河水泛決，母親姚氏驚慌無措，因抱岳飛、坐在一個大甕中，衝濤觸浪而去。既而抵岸，出時，母與飛俱無恙，人以此異之。

他生而威武，少負氣節，家貧力學，最好學的是《左氏春秋》與《孫吳兵法》。未冠時節，就能挽三百斤的弓，八石的彎。他從的一個師父姓周名侗，射得好箭。日日受他的指教，不數年，早已盡得其妙，左右手都能開弓，發無虛矢。兼之□八般武藝，件件皆精。岳飛甚是感激。後來周侗死了，岳飛痛哭。每到朔望，必備酒肴楮帛，到墳頭去祭奠，風雨不輟。父母甚喜道：「今日不忘師父之德，異日豈忘君父之恩！」

岳飛既長，聞知二帝蒙塵，不勝憤激，因題《滿江紅》詞一首以見志道：

怒髮衝冠，憑闌處，瀟瀟雨歇。攄望眼，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。三□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。莫等閒，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

靖康恥，猶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時滅？駕長車，踏破賀蘭山缺。壯志饑餐仇寇肉，笑談渴飲刀頭血。待從頭，收拾舊山河，朝天闕！

只這一首詞，而岳公的忠肝義膽，俠氣雄心已見於筆墨之內。此時金兵屢屢犯邊，朝廷命劉拾為真定宣撫司，招募敢勇之士，岳飛因而應募。雖蒙收錄在留守使帳下聽用，卻尚沒人知他。偶一時犯了重法，刀斧手綁去要斬，幸得留守使宗澤出帳，看見他紅光滿面。一貌堂堂，不覺大驚，忙喝退刀斧手，親解其縛，道：「此大將材也，幾誤大事。」正說未完，忽探馬報金兀朮攻汜水，鋒不可當。宗澤點了五百騎，與他立功贖罪，岳飛領命而去。恰逢著兀朮的先鋒恃長勝之勢，鼓勇而來。岳飛也不等他到百步之內，早張起硬弓，輕抽箭筋，只聽得颯的一聲，那先鋒早已兩腳蹬空，折其性命。岳飛就這一箭裡，飛馬衝人，使起丈八點鋼槍，就如一條烏龍，翻江攪海，人逢人死，馬遇馬亡，五百兵無不一以當□。只這一陣，殺得金兵片甲不存，岳飛方整軍而回。真是：喜孜孜鞭敲金鑼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回。

宗澤見岳飛得勝而回，遂大開轅門，迎他人去，親自把盞，賞勞眾軍，遂升他為統制官。飲酒之間，宗澤對岳飛道：「爾智勇材藝，雖古名將不能過，然好野戰，非萬全之計。」因把自己的得意陣圖傳示他。岳飛因答道：「陣而後戰，兵家之常，但當此眾寡之際，則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」宗澤大以為是。自此之後，天下方知岳飛是員大將。到了建炎元年，岳飛見高宗心志怠惰，因上書道：

陛下已登大寶，而勤王之師日集，宜乘敵危而擊之。黃潛善、汪伯彥，不能承聖意恢復，奉車駕日益南，恐不足擊中原之望。願陛下乘敵穴未固，親率六軍北渡，則將士舒氣，中原可復。

書上了，黃潛善、汪伯彥兩個看見了，只咬得牙齒齧刺的響道：「小卒輒敢放肆如此！」遂在高宗御前互相讒語。高宗便降旨：「越職言事，奪去官爵。」岳公知被讒譖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往投於河北招討使張所。

張所素曉得岳飛是個英雄，就授他為中軍統領。因問岳飛道：「吾聞人盡稱汝驍勇，不知汝能敵多少人。」岳公道：「勇不足恃，用兵在先定謀。昔晉欒枝曳柴以敗荊，楚莫敖採樵以致絞，皆謀定也。」張所頓足稱賞道：「君殆非行伍中人也。」愈加敬重，就升為武經郎。岳公因對張所說道：「國家都汴時，恃河北以為固。何不憑據要衝，峙列重鎮。一城受圍，則諸城或援或救，使金人不能窺河南，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。」張所聽了，大喜，因命都統王彥，率領岳飛等□一個將官，共七千人，渡河殺奔新鄉而來。來到新鄉，早望見金兵：

漫天蓋地，不異蟻聚蜂屯；蔽日衝風，有若狐奔獸走。右繞左旋，旗交處雲迷霧鎖；前遮後擁，軍哄時鬼哭神號。刀劍排百里冰霜；盔甲耀一天星斗。便是英雄，也應膽落；縱然豪傑，必定心驚。

王彥望見金兵勢大，遂不敢前進，竟下了營寨，廣排鹿角，密布蒺藜。岳公因說道：「我兵一到，須急急一戰，先挫其銳氣。今下了營寨，固守則可，豈戰殺之策哉？若但如此，則新鄉何日可得？況他眾□萬，我只七千，須並力向前，方可取勝。」王彥聽了，懼怕金兵，默默無言。□個將官，俱面面廝覷，不敢做聲。岳公知眾將無能，遂自招引部下的八百個精兵，也不聽王彥的號令，竟奮勇殺入金營。金兀朮見他兵少，不以為意。誰知岳家乃節制之兵，偏能以少擊眾。八百個兵，衝入陣來，就如八百個大虎一般。況岳公一騎當先，遠的用箭，箭到即死；近的用槍，槍到即亡。直殺到他大纛邊。從來大纛之旁，定有大將護守，不料岳公到了大纛下，手起槍落，搠死數人，奪過大纛，其舞如飛，人人見了心膽俱裂，殺得金兵四散五落。王彥見岳兵得勝，方才率領□個將官一齊殺來，遂復了新鄉。王彥見岳公功成，大有不足之意。

明日，岳公又領了部下，戰於候兆川。奮不顧身，身雖中箭中槍，血染衣甲，只是不退。眾兵見主將如此，那一個敢退？又贏了一陣。不意糧少，只得到王彥營中來要糧。王彥正懷忌刻，只是不發，岳公無可奈何，只得引兵而北。與金兵戰於太行山下；金兀朮一員驍將，號為拓拔烏，有一丈多長，奇形怪狀，膂力過人，使一柄三尖兩刃八環刀，連殺了岳軍帳下幾個勇士。岳公大怒，挺身而前，親自接戰。拓撥雖然有力，怎當得岳公的神勇？戰了五六□合，岳公便左手使槍，逼住了三尖兩刃刀，便大喝一聲道：「賊酋往那裡去？」隨用右手，款扭狼腰，從馬上直活捉過來。金兵見主將被擒，便紛紛亂竄，岳兵一齊上前，殺死不計其數。回來把拓拔烏梟首祭旗。

隔不得兩日，又與金兵接戰，金兵隊裡，黑風大王當先出馬，手持雙刀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岳公一箭射去，黑風大王早一刀撥過了。岳公見他撥了過第一箭，卻把弓弦虛拽一聲。黑風大王見弓弦響，側身躲過，不知岳公會射連珠箭，早把第二枝箭扣得滿，隨著弦聲就發去。黑風大王躲不及，恰中在護心鏡上，當的一聲，火光亂迸。黑風大王見岳公武藝高強，撥轉馬頭就要走，怎知岳公的丈八鋼槍已到背後心窩裡，一刺，搠了透穿，將黑風大王從馬背直挑起到半空，就像舞嬰兒，做把戲的一般。金兵見了，皆抱頭而走。岳兵又一齊趕殺上去，真似斷瓜切菜。金兵得命者皆痛哭而去，好不快暢。有詩為證：

黑風拓拔最驍雄，箭飲槍尖盡搠通。

不是金人全不濟，強中更自有強中。

岳公既勝之後，知王彥忌刻，遂率所部仍歸宗澤。宗澤一心指望恢復，遂仍以岳公為統制。後來，不幸宗澤死了，高宗以杜充代宗澤，岳公為統制官。誰知杜充無志，將遷還建康。岳公苦諫道：「中原之地，尺寸不可棄。今一舉足則此地非我有矣！他日欲復取之，非數□萬人不能。」充不聽，竟遷回建康。後金兵大至，杜充不能抵敵，竟降了金兀朮，以致建康失守。高宗著急，遂奔往明州。明州即今之寧波府。岳公聞知，頓足歎息道：「早聽吾言，豈致如此。」又聞得金兀朮既得建康，又趨杭州。岳公見事危急，只得率領部下三千勇敢之士，走到廣德境中。原來岳公部下有兩個大將；一名牛皋，一名王貴，並女婿張憲、兒子岳雲，四人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岳公因叫牛皋領了五百騎，伏於左首，聽炮聲出戰；又叫王貴領五百兵，伏於右首，聽炮聲出戰；自領岳雲、張憲一千人，皆令銜枚，伏於背後。打探得兀朮兵過後，軍中放起連珠號炮來。牛皋一枝兵從左邊殺出，王貴一枝兵從右邊殺出，岳公自領了岳雲、張憲，從前後背抄轉，喊殺連天，飛塵蔽日。那金兀朮出其不意，先自慌了手腳，四散奔走，自相踐踏，死者如

山。

次日，金兀朮合兵又戰。岳公見金兵前列甚盛，白領驍騎，奮勇而前，卻不從前軍殺人，轉從側裡橫衝其陣，把他陣勢截做兩段，首尾不能相顧。岳公卻在他陣中，橫衝直撞，指東殺西，就是游龍猛虎一般，將他陣勢揉得粉碎，殺得他七零八落。金兀朮又大敗了一陣。岳公收兵而回，犒賞了眾軍。因又吩咐牛皋、王貴：「金兵連日戰敗，汝二人體辭勞苦，各領五百兵，分兩路而去，夜斫其營，我隨後即來策應，毋得失事。」二將各領命而去。原來金兀朮最善用兵，他也防著劫營，埋伏兩枝人馬在營左右。牛皋、王貴二將正到金營，誰知金營左右伏兵齊出，抵敵個正住。恰好岳雲、張憲兩枝兵又到，大家接著廝殺混戰，直至天明。活捉了金將王權，並首領四□餘員。金兵又大敗了一陣。

岳公回營，見解到王權，並四□員首領，因思金兵正盛，但可智取，難以力敵，遂喝退了刀斧手，親解其縛，結以恩義。四□員首領，即可用之人，都結以恩義。金兵感恩，情願效死。降兵五百餘人。岳公卻教自家兵，一半穿了金兵衣甲，拿了兀朮旗號，雜於金兵之中，假稱放歸之人。到得金營，金兵認做自家之人，開營放進。才進得營門，眾兵一齊發作起來，金兵自先混亂，認不得的誰是岳家的兵。岳公又乘機隨後領兵亂殺。直殺得：

煙塵滾滾，平遮了半天風日；殺氣騰騰，貫滿了遍地山河。刀轉雪光，閃一閃，頭顱忽落；弓彎月樣，響一響，腳腿陡翻。咋擦一聲，斷送了許多戰士；兵兵幾陣，結果了無數將軍。初來時，水沸山崩，無人敢敵；敗去後，雲愁月慘，有足難奔。

金兵連敗了六次，便不敢再犯杭州，因要回到建康。岳公聞知，便先遣輕騎三千，預先分兵埋伏在牛首山左右。金兵一到，左一枝兵先出，炮聲一響，早豎起岳家旗一面。金兵接戰正急，忽然右一枝兵突出，炮響二聲，早又豎起岳家旗二面，金兵忙分一枝迎敵。又聽得炮響三聲，早又豎起岳家旗三面，前面突出大隊人馬，栲栳圍圈將轉來廝殺。金兵三面受敵，只望兵少處殺出。岳公知圍他不倒，反故放他一條生路，讓他衝出，卻只在後邊，用強弓硬弩，兩點般射將來。金兵亂竄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又大敗一陣。岳公又於黑夜，叫死士百人，衣黑衣，混殺進金營。又令百人於金營左側，亂鳴鼓角，金兵正不知有多少兵殺進，都自相攻擊，死者無數。喊殺了半夜，這百人胡哨一聲，文自聚在一處，亂殺而出。天暗月黑，又不敢追殺出來，只聽得鼓角兀自亂鳴不住。挨到天明。金將計點軍兵，屍橫遍地，皆是自家隊裡殺的。到次日二更天，又聽得前山鼓角亂鳴，震得山搖地動，寨中人先自膽寒，又亂起來。及至殺出寨外，那鼓角又寂然無聲，岳家軍已去得遠了。

亂了數日，金兵個個心疑，立腳不定，遂把建康放了一把火，棄之而去，竟奔淮西。岳公探知他渡江，走靜安鎮，先從小路而抄到前路，埋伏下兩枝人馬，候金兵一到，伏兵殺出。金兵見岳家旗號，先自懼怕，怎能低敵？金兵雖有禁約，如何禁約得住？俱各抱頭鼠竄，四散奔跑。岳家軍遂復了建康，捷報高宗。高宗大喜，遂升岳飛為江淮副招討使，張濬為江淮正招討使。

此時，只因兀朮攪亂中原，便有一班草寇乘機竊發，佔據地方。一個叫做孔彥舟，綽號孔千斤，佔據武陵地方；一個張用，綽號張飛虎，佔據襄漢地方；一個李成，綽號李無敵，佔據江淮湖湘地方。這三個共連兵數萬，圍了江州，圍得水泄不通。城中漸漸支持不來。又有一個馬進，綽號馬八百，在揚州地方作亂。高宗因命招討使張濬，督岳飛、楊沂中分道進討。張濬受命，因集諸將計議。岳公道：「若要解江州之圍，須先破他筠州。筠州破，他見巢穴受傷，則江州之圍不必救而自解矣。」張濬大喜，從其言。那時岳公潛出賊右，一箭射其前部落馬，然後縱坐下青聰馬，挺手中鐵槍，衝突其陣。所到之處，勇不可當。賊人見了，盡裹將來。那岳將軍全無懼怯，來一個，殺一個；來兩個，殺一雙。賊眾齊上，岳公展起神威，大喝一聲，就如平地起一個霹靂，手起槍落，只見殺人。賊眾慌了，遂一哄而走。岳公卻從後掩殺，馬進大敗，直奔至筠州。見事勢危急，遂合集團江州之眾，背筠河而佈陣，綿綿密密，如長蛇之形，直長至□五里。

岳公登高坡一望，見賊勢浩大，因說張濬道：「賊勢甚眾，難以力敵，須用奇勝。」張濬是其言。岳公乃分精騎數千，授楊沂中，叫他乘夜銜枚渡過筠河，約以日中，但聽前山炮響，卻從山後共擊。楊沂中領計而去。岳公乃自領三千人馬，暗暗伏於遠僻險隘之處，卻於紅羅旗上大書「岳」字，單只著二百個人隨著旗幟，在前誘敵。賊望見岳家旗，雖然懼怯，卻見他兵少，便不以為意。遂分一半人守寨，領□餘萬人一擁而前。這二百人怎生抵擋？只得拖著旗幟而走，賊眾隨後追來，追不上數里，早聽得一聲炮響，岳家埋伏之軍，早星飛雷掣，一齊擁出。賊人見了，已自心驚。戰到午時，已將大敗，忽又聽得山後戰鼓齊鳴，楊沂中率領數千精騎，從山背馳下，張濬又自率二千步兵人賊寨。賊眾首尾不能相顧，忙奔亂竄。岳公令人大叫道：「投降者，盡坐於地，決不妄殺。」一時坐而投降者，就有八萬餘人，賊人大敗，馬進竟為追兵所殺。遂復了江筠二州。

岳公又領兵渡江，追殺至蕪州黃梅縣。李成、孔彥舟見事急了，只得北走，投降了劉豫。惟張用還擁著□萬之眾，為盜於江西。岳公知他是相州人，因寫書招他來降，道：吾與汝同里。南董門、鐵路步之戰，皆汝所悉。今吾在此，欲戰則出，不戰則降。張用見書，歎息道：「真吾父也，若再不見機，死無日矣。」遂盡率□萬之眾，親自降於轅門。岳公大喜，出帳迎接，握手論舊，張用遂死心塌地為岳公所用。由此江淮之地悉平，張濬奏高宗，以岳飛之功第一。高宗詔下，進岳飛右軍都統副，屯洪州，彈壓盜賊。

到了紹興二年，又出了一個大盜曹成，擁眾□餘萬，從江西曆湖廣，據道州、賀州、邵州、彬州、連州，到處騷擾，軍民大受其害。高宗詔岳飛，權荆湖東路都總管。岳公受命，隨即著一個將官，持金字牌、黃旗，招曹成來降。若不降，則大兵即來誅戮。曹成見了金字牌旗，正在軍中吃飯，慌慌張張，連飯碗都打碎了，大驚道：「岳家軍來矣，怎敵得他過？」隨即拔寨而起，分道而遁。岳公聞報，即選精騎隨後追趕，直趕過桂嶺。曹成遂欲以□萬之眾，守住蓬頭嶺。那蓬頭嶺是個極險隘之處，真個是一夫當關，萬人難過。岳公因吩咐前軍道：「此地極為險峻，兵貴神速，趁他立腳未穩，一鼓破之。若容他把守停當，便天神也難攻破。」那時岳家兵八千人，卻人人奮勇，果然一鼓登嶺。曹成見了心慌，竟逃往連州而去。

岳公因對張憲等一班將士道：「曹成敗去，若盡數追殺，則窮從可憫；若縱放了他，又仍聚為盜。今汝輩但誅其首惡，餘眾須以恩義招其投降。切不可妄殺，以累上天保民之仁。」張憲等領命。於是自賀州直到慶、彬、桂，共招降一萬餘人，與岳兵會於連州。曹成正被岳兵追趕得上天沒路，恰值韓世忠遣將招曹成投降，曹成只得乘機就領了八萬人馬，詣韓世忠帳下投降。岳公探知，遂整得勝之軍而回。嶺表之地忽平，捷報朝廷，高宗大喜，遂授岳飛武安軍承宣使。

到了紹半三年，又出了一個雲都大盜彭支，連兵寇掠循州、梅州等□一郡，其勢甚是猖獗。高宗詔岳飛入朝，面諭以剿賊之事。又以隆祐太后被虔州震驚，密密諭岳飛道：「殄平盜賊之後，可即將虔州百姓盡行屠滅，然後報朕。」岳飛聞言，忙叩首階下，道：「願陛下但誅首惡而赦脅從，庶不負上天好生之德。」高宗沉吟半晌，方點首道：「卿言是也。」

岳公受了君命。遂領兵徑到虔州。那大盜彭支，恃人多將廣，在強盜中也要算一個英勇的，誰知見了岳將軍，就不濟起來。到得對陣時，戰不上□數合，早已被岳公縱馬而上，直律律的捉了過去。賊黨一時驚怖，誰敢上前來？遂盡數退保於一個固石洞。岳公恐怕前面攻，他後面走，因訪了幾個老成居民做嚮導，領了三百名死士，各帶鼓一面從山中小路銜枚而渡，反在他洞背後，將戰鼓亂鳴，起來。賊眾大驚，岳軍然後一擁而上，破了洞口。正如甕中捉鱉，賊人方出投降。岳公只誅了首惡，餘人一概赦免。虔州百姓個個感其再生，家家香燈跪接，圖像供養，岳公既平了雲都之難，回朝復命，龍顏大悅，親灑庚翰，書「精忠岳飛」四字，制大旗以賜之。岳飛謝恩而出。有詩為證：

制旗既已識精忠，只合存留作股肱。

何事風波亭子上，聽讒全不念其功？

那時，許多山賊俱被岳將軍平了，誰知又有一個水中的大盜，比山賊更是兇惡。他一名楊太，又名楊麼。這楊麼乘著宋朝之亂，無人料理著他，遂東勾西引聚集了□餘萬人，屯據湖中，僭號為大聖大王，時時上岸來騷擾地方，擄掠居民，官兵不敢正眼觀他。他常自誇說道：「我水中有穴，岸上有巢，縱有官兵，也無奈我何？他若從陸路殺來，我卻躲到水裡；他若從水路殺來，我卻

又走到岸上，焉能犯我分毫。若要犯我，除是飛來。」因此驕矜，遂無惡不作，湖襄一帶大受其害。高宗聞之，因命統制王燮，會兵進討楊麼。不期兵到鼎江，早被楊麼率亡命之徒，只一陣，就將官兵幾乎殺盡。報到高宗，高宗大怒。此時已升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、德安府制置使，高宗遂降詔，命岳飛移屯於鄂，剿捕楊麼。

有人對岳公說道：「楊麼屯據水中，水中出沒，是他的熟路。今將軍所部皆關西漢子，水戰恐非所長。」岳公笑道：「兵亦何常之有？全在將，陸則陸用之，水則水用之，顧用之何如耳！豈有不習水戰之說哉？」遂先遣人招諭他來降。

楊麼雖狂橫，置之不理，早有一個得力賊黨，叫做黃佐，最有識見。因岳家來招諭，他就轉了一個念頭，遂聚所部商量道：「我見岳節使用兵與眾不同，真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連金兵數萬都被他殺敗，我與他相抗，萬無生理，不如投降他，乃為上著。」眾亦以為然，遂親到轅門納款。岳公大喜，遂表奏黃佐武義大夫。隨即率騎到黃佐營中按其部壘，有人諫止，俱不聽。

到了黃佐營中，出於意外，盡大驚，俯伏在地道：「將軍推誠若此，情願執鞭墜橙。」岳公都以溫言撫慰，那些人歡聲雷。岳公接了營壘，以手拍黃佐肩道：「子知順逆者，必能成功，封侯豈足道哉！我欲汝至湖中，視其可勸者招之，可乘者撫之。」黃佐感岳公赤心待人，誓以死報。

那時張濬都督諸軍士至潭洲。他的參政席益見岳兵不戰，說他玩寇，將欲奏聞。張濬道：「岳公，忠孝人也。兵有深機，胡可易言？」席益見張濬說了這一句，羞慚而止。過不多幾日，黃佐欲邀一個賊將周倫，同來投降。那個周倫不肯聽，黃佐因大怒，遂率領自部下的人馬，夜襲其寨，把周倫一刀殺了，獻於岳公。岳公大喜，隨遷黃佐為武功大夫統制。

此時，岳公胸中已有了成算，正欲剪滅楊麼。適值高宗有旨，要召張濬回去防秋。岳公忙去見張濬，袖中取出一個小小圖兒，送與張濬看。上面細細開載：楊麼屯兵某處，楊欽屯兵某處，俞端、劉銑屯兵某處，某處最險，某處可以進兵。岳公一一指示道：「已有定畫。都督若少留，不八日可破賊也。」張濬道：「王燮已有前轍，君侯何言之易也？」岳公道：「前日王燮以王師攻水寇則難，非今以水寇攻水寇則易。若因敵將用敵兵，奪其手足之助，離其腹心之托，八日之內當俘諸賊。」張濬壯其言。

卻說楊麼有個心腹之賊，叫做楊欽，曾膂力絕人。黃佐又甜言苦口，說他來降。岳公大喜道：「楊欽驍勇，今既來降，賊腹心失矣。」遂表授楊欽為武勇大夫，禮待甚厚。因復遣楊欽到湖中去招降。楊欽感激不勝，因暗暗對岳公道：「將軍招降固妙，然招降者有限，還須如此如此，方可完事。」岳公聽了，愈加歡喜。楊欽辭去，果又到湖中，招了俞端、劉銑等來降。進到轅門，岳公見了，就喝罵楊欽道：「我叫你去湖中把眾賊盡招了來降，今卻只叫這幾個兒來降，原來是個不了漢，見我何為？」喝令左右拖翻在地，杖了二□，道：「我今且恕你，可速速到湖中，盡數招降，方算你的大功。」楊欽喏喏而去，岳公卻暗暗調下三萬人馬，等到黃昏夜靜，遂令眾兵馬銜枚去攻他的陸寨。眾兵馬到了，一齊擁入。那些賊人不曾防備，慌慌張張，無計可施，都大叫：「情願投降。」岳公遂傳令准降。那一夜，就降了七萬餘人，眾人方曉得日間杖楊欽，皆是岳公與楊欽定下之計，欲以攻其所不備也。有詩為證：

鬼神不測是兵機，豈肯客人識是非？

直待戰功成以後，方知妙算古今稀。

湖賊此時已降去八九，獨楊麼還自擁著五萬餘兵，認做秦關之險，萬萬無失；又倚著他的大船利害，往來衝突，無人敢當。他那大船，長有數□丈，兩旁俱可以走馬，上有城樓，強弓硬弩、刀槍銃石，都藏於城樓之內。不用船舵，前後做成大車輪數□。若要運動，著數百人一齊踏動，其去如飛。他若要迫人船，頃刻便到。人若要迫他，便一年也不能夠。兩旁又置了撞竿，我船若遇著他的，只一撞便立成轟粉。以此官兵再奈何他不得。岳公卻想出一計，叫三千人上君山去，聽取大木下來，穿成大筏，把那些港漢盡數填塞滿了。又把腐木亂草浮於上流而下，滿鋪水面。卻撿那水淺之處，叫善罵之人，一頭搖著船，一頭亂罵，村言惡語，無所不至。

楊麼不知是計，見官兵將他醜態都罵盡了，激得楊麼怒氣填胸，兩太陽火星亂爆。隨著人踏動車輪，來追兵官，只引他的船到那水淺之處，草木壅集車輪之內，將車輪礙住，踏他不轉。車輪不轉，船便一步也不能行。岳公乃遣兵，急急與他廝殺。那賊兵慌了，忙要奔人港漢中去，不料港漢口盡數都是巨筏塞滿。官軍卻乘筏子，張著生牛皮，以蔽矢石，盡把巨木以撞其舟，官兵見了楊麼的船，便都攢攏來，用撓鉤搭住。楊麼計窮，忽走到船尾上，撲通的攏入水裡，思量赴水而逃。不期被牛皋看見，早一撓鉤搭將起來，一刀斫了首級。眾賊見了心膽俱碎，只得投降。

此時楊麼水陸兩路，還有八寨。岳公親歷諸寨，用好言撫慰。老弱者放他歸田，少壯者籍以為軍，人人感激。諸寨中糧草，盡數都搬運將來，其餘寨柵，一把火燒個乾淨。果然只得八日，斬了楊麼，湖湘盡平，張濬聞知，因贊歎道：「岳侯真神算也！」楊麼初說：「除是飛來。」今果死於岳飛之手，真先識也。有詩為證：

楊麼負固在湖襄，只倚船輪莫敢當。

腐草滯流行不得，飛來真個遇飛亡。

張濬見岳飛用兵如神，遂命駐紮襄陽，以圖中原。且對岳公道：「此君之素心也。」未幾，偽齊劉豫，遣子劉麟、劉猊，分兩路兵寇淮西，聲勢甚是洶湧。此時是紹興七年。岳公聞信，即上手書，奏道：

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，蓋欲荼毒中原，以中國攻中國，使粘罕得休兵觀釁。臣欲陛下假臣月日，便則提兵趨京洛，據河陽、陝府、潼關以號召五路。叛將既還，王師前進，彼必棄汴而走河北、京畿、陝右可以盡復。

高宗見書，大喜道：「有臣如此，顧復何尤？進止之機，聯不中制。」

因又召到寢閣，對岳飛道：「中興之事，一以委卿。」岳飛出朝，欲圖大舉。不期秦檜力主和議，惡岳公如仇，忙進見高宗道：「不可主戰，以失兩家和好。」高宗聽了，因又詔止岳軍。岳公又因論人不合張濬之意，便解兵柄，以終母喪，步歸廬山。後因高宗屢詔，眾將跪請，只得趨朝待罪。高宗再三慰諭，始就原職。過了數月，岳公又上一本道：

臣願提兵進討，順天道，因人心，以曲直為老壯，以逆順為強弱，則萬全之效可必。錢塘僻在海隅，非用武之地。願都上游，用光武故事，親率六軍，往來督戰，庶將士知聖意所向，人人用命。

高宗不報。既而岳飛又上奏，願進屯淮甸，伺便進擊，高宗又不許。但詔岳飛駐師江州，以援淮浙地方。岳公久知劉豫一心結交粘罕，獨與兀朮不合。一夜，兵士巡哨，偶然捉得兀朮手下一個頭目，解入帳中。岳公此時正要離間鐵離與兀朮，因心生一計。遂攜燈下來仔細一照，假意喝道：「你是張斌呀！」那頭目被捉，已是一死，忽見岳將軍錯認了他，就假意應道：「正是張斌。」岳公便拍案大怒道：「我前遣你到齊邦，約會劉豫，引誘四太子來，你竟不來，我又遣人到齊，已許我冬天會合，寇江為名，騙四太子到清和地方，你竟無書來回我。這是怎麼說？」因又拍案大罵。那頭目在下叩頭求免，情願立功贖罪。

岳公聽了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恕你前次之罪，今番與我持書，書去須要約得停當，做得謹密。若漏泄了一毫機括，二罪俱發。」那頭目聞言已得了性命，便喏喏連聲。岳公遂寫書一封。約會劉豫，引四太子來寇，乘機擒取之意。寫完以黃蠟封了，對那假張斌道：「你拿此書到齊，有機密事在內，不可差誤。討了回書來，重重有賞。」遂將假張斌腿上一割開一片肉，納蠟丸在內。那頭目只得忍痛而歸，見了四太子，備說前事。將刀割開股肉，取出蠟書。兀朮看了大驚，遂與金主計議，登時領了勁兵，襲破汴京，執了劉豫，廢為蜀王，中了岳公之計。有詩為證：

一封書去廢奸臣，盡羨玄機已入神。

何事朝廷雙耳內，絕無一計去讒人？

岳公見金人廢了劉豫，滿心歡喜，遂表奏高宗，宜乘廢劉之際，因其不備，長驅中原，以圖恢復。高宗又不報。到了八年，金遣使張通古來說，要歸我河南、陝西之地以講和。岳公因又上表，言：「金人之言不可信，和好之意不可恃。相臣謀國不臧，恐遭

後世之憂。」秦檜見了恨如切骨。九年正月，金人因別有圖，偶歸了河南之地，高宗大喜，以為和議講成，天下無恙，遂降赦大赦天下道：感上穹開悔過之期，而大金報許之和約。割河南之境土，歸我輿圖；戢宇內之干戈，用全民命。大赦天下，咸使聞之。

岳公見了赦詔，不勝歎息道：「此燕雀處堂之勢也。」因又上疏道：

昔婁敬上言於漢帝，魏絳發策於晉公，皆以為盟墨未乾，口血猶在，俄驅南牧之馬，旋興北伐之師；蓋夷狄不情，犬羊無信，莫守金石之約，難充谿壑之求。圖暫安而解倒懸，猶雲可也；顧長慮而尊中國，豈其然乎？臣謂無事而請和者謀，恐卑詞而益弊者進。今願定謀於全勝，期收地於兩河。唾手燕雲，終欲復仇而報國；誓心天地，當令稽顙以稱藩。

此時和議已成，這樣本章，誰來睬你？誰知僅僅得和一年，到了次年，金人舊性發作。兀朮四太子早又率領了一萬五千拐子馬，來攻拱毫二州，好不利害。這拐子馬，軍士都坐在馬上，披著重鎧隨你刀槍箭鏃，一毫不能傷損。那馬身上也都披著鐵甲，用革索穿連，三人為一聯放鳥，一放，一聯三正，齊跑將起來，勢如潮湧，官軍怎能抵敵？接著便輪，遇著便走，好生利害。拱毫守將劉椅紛紛告急。岳公先遣將去救劉椅，然後自領了雄兵，浩潔蕩蕩，殺奔鄆城。既到鄆城，早打探得兀朮率領龍虎大王、蓋天大王與韓當諸頭目，放開拐子馬，衝殺將來。岳公見拐子馬，果然洶湧，恐挫了銳氣，因吩咐兒子岳雲道：「金人所恃者，拐子馬也。以為人馬俱著鐵甲，萬萬不能傷，不知馬足要走，卻不能穿甲。汝若人陣，不可仰視，只用麻紮刀斷其馬足。馬折一足，則三馬齊倒，而馬上之將自墜。破金在此一戰，汝若不能成功，即將汝斷作兩段，勿謂吾無父子之情。可拼捨身命，以報朝廷。吾自領大軍隨後策應。」

岳雲領了父命，率了敢死騎兵，各執麻紮利刀，候金人的拐子馬一陣衝來，他便督領著將士，並不看他上面，低著頭只斷馬腳。果然那拐子馬一連三正。斷倒了一正，便三正齊倒。斷的馬腳多，只見一排一排，就如泰山般都崩跌下來。馬上的將官縱如龍似虎，馬倒了都倒栽蔥跌將下來，夾在馬倒中，那裡掙扎得起？任憑岳家軍手起刀落，如斷瓜切菜。正殺得屍橫遍野，而岳公又領一枝生力兵前來相助。遂將這一萬五千拐子馬殺得一個不留。蓋天大王已斷成肉醬。兀朮與龍虎大王、韓當，僅僅逃得性命。兀朮因大哭道：「吾自海上起兵以來，皆以此取勝，今被他這一陣所完，都無用了，此仇不可不報。」這是鄆城一捷。正是：

兵體誇烈火，遇水便難支。

若問誰無敵，除非仁義師。

金兀朮的拐子馬原有五萬，今被岳家軍斷了他一萬五千，他心下不服，又將其餘從新整理了，叫馬上將士俱用長槍下刺，防他來斷馬腳。依舊一擁，又到鄆城來報仇。岳營聞報，岳雲即要領兵出陣。岳公道：「他既敢復來，定有心防我斷馬腳。若仍前而出，必然不利。須領三千鬼背軍去，方可成功。」你道這鬼背軍有甚能處？原來都是岳元帥平日選了三千勇力之士，叫他身披著兩重鐵甲，左手執藤牌，右手執利刀，日日去跳濠攏潤。攏跳時一起一伏，都有法度。若穿著兩層鐵甲，攏跳得有五七尺高，則脫去鐵甲，換了生牛皮甲，便身子輕鬆，就像蝴蝶兒一般。若往上一跳，有一二丈高，要斫人頭，只如遊戲。故今日用他上斫人頭，下斫馬腳，使金兵防下不能防上，防上又不能防下。

岳雲點頭會意，因領了鬼背軍而去。只候拐子馬一到，便向前衝殺。這番的拐子馬，雖然防護馬腳比前甚嚴，怎當得三千鬼背軍身輕力健，就如猿猴一般。見他一心防馬腳，便先躍上來，亂斫人頭。人頭斫慌了，只得提起槍來顧上；不期他又跳下來亂斫馬腳。馬腳一倒，便又連片的跌將下來。你要殺他，他東竄西跳，那裡下手？他要斫你，甚是快便，不須臾，許多拐子馬又都結果了，兀朮無奈，只得率領殘兵落荒而走。這是鄆城第二捷。有詩為證：

你若防於地，他偏跳上天。

正如高國手，著著要爭先。

岳雲奏凱而回，岳公因對他道：「兀朮屢敗，既不敢復來，又不捨便去，必定還攻潁昌，潁昌王貴孤軍，恐不能支。汝宜速去相援，方不令他乘隙。」岳雲領了父命，剛到得潁昌；而兀朮果如所算，已領兵而來。岳雲忙率騎兵八百，挺前決戰。王貴又率游奕兵，忙為左右翼。兀朮見了岳雲，驚以為神，心先怯了。及至合戰，女婿夏金吾與副統軍粘罕字謹都被殺了，兀朮大敗，只得遁去。

岳公見金兀朮兵勢甚衰，中原震動，遂自率了精兵二萬，殺奔朱仙鎮，去汴京止得四□五里，與兀朮對壘。先遣岳雲領鬼背軍五百，上前去擊。兀朮見了鬼背軍，先自膽喪，戰不及數□合，早又大敗虧輸，自知掙扎不住，只得棄了汴京而逃，思量出塞。忽有一個書生，攔住馬頭，叩馬而諫道：「太子勿走，岳少保將自退矣。」兀朮驚問道：「他兵勢已如破竹，焉肯自退？」那書生道：「太子豈不聞自古以來，未有權臣在內而容大將立功於外者，吾恐岳少保自且自不保，況欲成功乎？」兀朮聽了書生之言，一時大悟，因又回兵，住於汴京。

此時，岳公已遣梁興布散德意，已招結兩河豪傑韋銓、孫謀等，盡領兵固堡，以待岳元帥來。又有李通、胡清、李賓、孫琪等，率眾來歸，還有那磁、相、關、德、澤、潞、晉、絳、汾、隰州諸境，都與岳元帥約日興師來會。凡是助岳元帥之兵，旗上都寫「岳」字為號。那時，百姓爭挽車牛，多備糧草，以饋岳元帥兵。一到皆香花燈燭，迎滿道路。金兵隊裡統制王鎮、崔慶，將官李凱、崔虎、華旺等，都率眾投降。龍虎大王名訖查、千戶高勇等，俱密受岳元帥旗號，暗以為應。將軍韓當要將部下五萬人為附，岳公大喜。因對眾將官說道：「直抵黃龍府，與諸君痛飲耳。」那時一路百姓，都歡聲如雷，只望岳家兵來，如解倒懸。誰知秦檜力主和議，欲將淮北盡數棄置，教眾將班師回朝。岳公聞知，因上疏道：「全人銳氣沮喪，盡棄輜重，疾走渡河。豪傑向風，士卒用命；時不再來，機難輕失。秦檜見此數語，曉得他不肯回兵，遂詔張濬、楊沂中等先回，然後對高宗道：「岳飛孤軍，不可久留，乞令班師。」高宗已聽信秦檜和議之言，遂一日發□二道金牌，詔岳飛班師，豈不痛惜！有詩為證：

金人遠遁八千里，賊檜班師□二牌。

若聽岳家勤剿敵，中原豈更有風霜！

岳公見金牌連詔，知是秦檜之意，憤惋泣下，東向再拜，對眾將官道：「□年心力，廢於一旦！奈何？奈何？」眾將官都諫道：「此非朝廷之意，皆秦賊蒙蔽聖明。如今中原震動，四方響應，恢復之時。況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古今矯詔興師，權以濟變。元帥若領師前進，眾將願出死力，為元帥前驅，擒滅兀朮，獻於天子，然後歸朝待罪，未為晚也。再不然，請除君側之惡，誅了秦檜，然後再立功勳，亦未為不可。」岳公道：「依君言，明是岳飛反，非秦檜反也，斷斷不可！」遂喝退了眾將官，即日拔寨，班師回朝，那些百姓遮住馬頭哭訴道：「我等頂香運草，以迎官軍，金人盡知。將軍一去，我等性命休矣。」岳公在馬上也灑淚道：「詔書既下，我怎敢擅留？汝等若慮金人，可急急收拾，從我遷徙，庶性命可存。我為汝暫留兩日。」眾百姓忙忙收拾，都扶老挈幼，跟岳元帥遷回。岳公隨上一本，請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。

岳公既班師，那金人歡聲如雷，仍一齊發作，將岳元帥恢復的城池依然盡數奪去。岳公回朝，面見高宗，並無一語。遂力請解了兵柄。金人所言和約，不上半年，早又分道渡淮，勢如風雨，且寫書與秦檜：「不殺岳飛，和議必不堅久。」故秦檜叫萬俟卨等，將「莫須有」之事，裝成圈套，再三羅織，竟將岳家父子陷在大理獄中，風波亭上，斷送了性命，並送了宋室的江山。好人方才快活，以為得計。誰知一時之受用有限，而千古之罵名無窮。人生誰不死？而岳公一死，卻死得香蔭苗，垂萬世之芳名。今日雖埋骨湖濱，而一腔忠勇，使才人詩客、遊人士女，無日不叩拜景仰而痛惜之，連湖山也增幾分顏色。昔日趙子昂有詩為證：

岳王墳上草離離，秋日荒涼石獸危。

南渡君臣輕社稷，中原父老望誰提？

英雄已死嗟何及？天下中分遂不支。

莫向西湖歌此曲，水光山色不勝悲。

